“全球视野下的当代媒介理论”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Media Theory from Mondial Perspectives Series

主编：李麟学　王 鑫　丁 凡
Chief Editors: Linxue Li, Xin Wang, Fan D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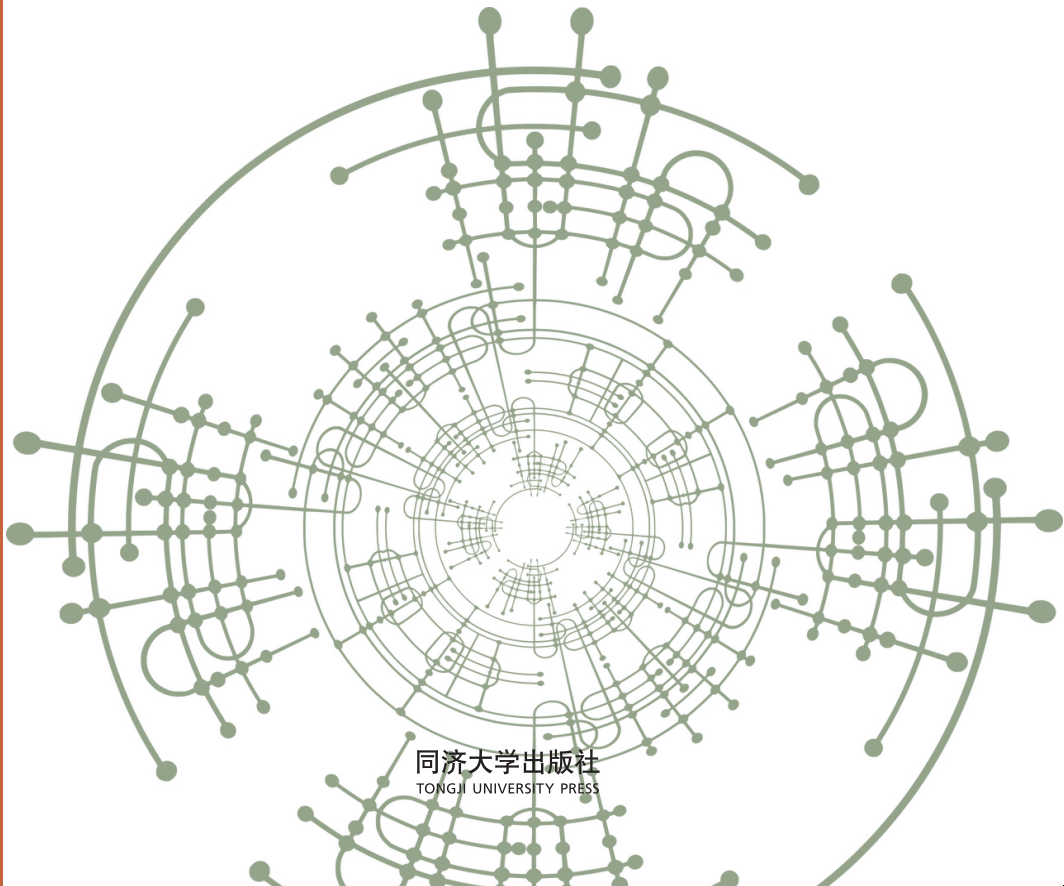
In: Irrgang, Daniel; Hadler, Florian; Zielinski, Siegfried (eds.): Zur Genealogie des MedienDenkens.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315-346.

媒介思维的谱系 (上)

Zur Genealogie des MedienDenkens

[德] 丹尼尔·伊尔冈　弗洛里安·哈德勒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主编
Edited by Daniel Irrgang, Florian Hadler, Siegfried Zielinski

王 鑫　钱玲燕　王颖吉　校译
Translated and proofread by Xin Wang, Lingyan Qian and Yingji Wang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哈特穆特·温克勒 / HARTMUT WINKLER

11

“计算机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与其他媒介共存，且必须与它们产生联系。”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以下简称SZ）
哈特穆特·温克勒（以下简称HW）

摄影：史蒂夫·伯格曼

337 **SZ：**（打字机声）视频由瓦尔特·伦纳茨录制，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海纳·穆勒在打字的声音。莱纳茨是穆勒在柏林艺术大学的同事及朋友，他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与亚历山大·克鲁格共同拍摄过多部影片。不知为何，温克勒先生，我总有一种直觉，今晚一定要把这个片段展示出来，虽然我前几天刚收到。这位作家兼学者在打字机前的“工作状态”，以及这台机器此刻与他的思想中建立的微妙差异[1]，与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内容息息相关。这台打字机与我们如今使用的打字机差异很大。从广义上说，文本及文本撰写是您研究的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它作为今天主题的导入。

温克勒先生，以及在炎炎夏日参与论坛的各位来宾，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今日的开场和往期有所不同，原因也很简单：我之前总是以每位嘉宾的工作经历开场。在一代又一代的媒介研究者中，他们也是走在前列的：汉斯·贝尔廷时年77岁，彼得·魏贝尔也值70岁左右——我们邀请过不少古稀之年的嘉宾。与此同时，我们也与温克勒先生这一年龄段的研究者打交道，他们有着出色的网站，记录得当，读者可以自行流畅地阅读，之后我也会从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只是原因之一。如果把温克勒先生的工作履历与我们的核心兴趣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探究他的媒介思维是如何形成及发展的，这对于温克勒先生来说并不是坏事。不应把这二者割裂开，而是要大胆研究二者之间的联系。此外，上周我们采访沃尔夫冈·恩斯特的时候，温克勒先生就已来到现场，他明确表示希望今天早一点与各位观众进行讨论。

温克勒先生，首先我们想要稍微了解一下，您为什么会深入地、科学地从事媒介研究呢？您的本专业是建筑学，且履历中提到，您的第一份工作也与应用城市学有关。对于媒介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寻

1 译者注：这里海纳·穆勒敲击的是穿孔卡片机，如果按错了按键就要重新打字，这种数字逻辑与思想逻辑有差异。

常的情况，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采访过和您背景相似的人。因此，如果能在一开始就谈一谈这些渊源，也能加深对您的了解。

至今我们邀请过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和艺术研究者，但还未邀请过 338
建筑学领域的专家。我认为建筑学一直与媒介关系紧密，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关于建筑符号学及此类话题的讨论。尽管如此，建筑学总是被排除在媒介讨论之外。

HW：首先我必须强调一点，我是在一所应用科技大学学的建筑学，更注重实际应用。经过三年的学习，我在21岁时成了一名工程师，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工作，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涉猎建筑设计或建筑美学方面的工作。达姆施塔特市有一所应用科技大学和一所工业大学[1]。工业大学注重艺术，而应用科技大学更注重实际应用。我学的是“城市规划”，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非常热门的专业，且学习也偏政治化。我们更关心的是城市如何运作，而不是如何重建或设计它。建筑学专业学习之余我还学习了编程，这是我的一项爱好。那时候还是穿孔卡片的时代——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在那个年代，利用穿孔卡片进行编程，简直是一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我同时学习了建筑学和编程。我不是一个典型的建筑师，我的工作内容涉及数据处理和建筑两个方面。因此，我好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基础部门，在这个部门里，我大学期间学习的政治性内容不再起任何作用，审美内容也一样。我必须收敛我的不同。正如您所说的，许多媒介研究者是日耳曼学者……这都与那个时代有关：人们根本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媒介研究者，因为当时并没有专门的培训和教育。日耳曼语言文学（简称日耳曼学）是我的第二专业，我也算是一个叛逃的日耳曼学者——这一时代的媒介研究者基本都是日耳曼学者。有些人选择继续钻研日耳曼学，有些人则成了媒介研究者。

1　该工业大学1997年更名为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SZ：我能理解。另一方面，从您有关计算机的论文中可以发现，空间性和室内设计结构相关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对话里提到的那样。当超文本开始流行时，您是第一批真正思考如何将它与纪念性建筑、与组合艺术的（*Ars combinatoria*）等联系起来的人，有关传统空间思维的考虑立即占据了上风。

HW：我认为计算机也提供了极大帮助。您刚刚提到了结构这个概念，没有比系统分析更结构化的思维方式了。如果某个人的工作内容是处理世俗问题，即世界的无限复杂性，或是研究能够极大程度降低其复杂性的模型，并将其解译出来，那么他必须极度热爱秩序，对秩序、结构以及分析对象有强烈的兴趣。我认为建筑学与计算机在这一方面是相通的。后面我才科学性地参与计算机研究，又一次从头学起。在完成日
339 耳曼语言文学的学业并通过大学教授资格考试后，我选择在计算机行业工作。令人惊讶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还只是在电脑上打字，除了将它作为打字机以外再无别的功用了。

SZ：如果还有别的功用的话。

HW：当然有了，但这在当时还是难以企及的想法。它需要更加脚踏实地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头学起计算机。我的网页看起来非常老派。这是我故意为之，与穆勒的黑客袭击有关。我不是一个注重视觉表面的人，并且一直坚持认为计算机是一种结构化媒介，而不是视觉化媒介，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达成共识。20世纪80年代“Windows”系统诞生后，所有人都认同电脑是一种媒介，因为它是可视的。图标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个图像处理软件叫作“MacHype”。锡根市有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屏幕媒介”[1]，该名字来源于英语“screen media”，据说它架起了视听媒介（即人们常说的媒介）与计算

1 德国科学基金会特别研究领域240，锡根大学“屏幕媒介的美学、语用学和历史”（1986—2000）。

机这种新媒介之间的桥梁。不，不是这样的！诺伯特·博尔茨（Norbert Bolz）写了一本名为《古登堡星系的终结》（*Am Ende der Gutenberg-Galaxis*）的书[1]，然而古登堡星系的终结很久以后才会到来；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计算机是古登堡星系的产物。

SZ：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考虑建筑和空间思维与语言思维和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正如组合的艺术中，记忆艺术确实被用作训练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空间思维。在过去的20年里，您研究的大多是语言系统和语言结构，空间思维是消失了吗，还是一直存在？

HW：空间思维仍然存在，但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体现在结构当中而不是外观上。我认为程序具有极大的感性。之前我们也谈到了程序的优雅和美感，这种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就风行一时。这不是通过眼睛看到的美，而是一种结构美。毕竟，现代主义所指的美学并不是简单的外形“美”或养眼，现代主义建筑直接将框架结构对外展示——程序也是如此。一个程序就像一个功能性建筑，如果可以直观看到承载这个建筑的力量，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程序。

因此，在1997年撰写的《文献宇宙》（*Docuverse*）[2]一书中，我为计 340
算机话语开了一剂解药：人们首先需要一个广泛的媒介概念。只盯着电脑屏幕并不会知道什么是计算机。这也是我试图教授给学生的内容，如果他们只局限于媒介研究也不会知道媒介是什么。媒介本身不会回答，它总是要置于事物和整个事物所处的环境之中。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扩大媒介这一概念的范围，基特勒也表示支持。“媒介”这一概念应该平等地包括所有媒介。虽然至今我们都没能总结出基于此的媒介概念，但我们必须以此要求自己。此外，将语言考虑进去是一大亮点，因为人们

1 Norbert W. Bolz, *Am Ende der Gutenberg-Galaxis* (München 1993).

2 Hartmut Winkler, Docuverse. *Zur Medientheorie der Computer* (München, 1997).

不能像看到视听媒介一样直观地观察它。

有一个理论术语可以更直观地表述我的意思。举例来说，在计算机话语中，“记忆”可以等同于“存储器”。直到今天，人们仍用存储器喻指记忆或者用记忆喻指存储器。在我教书的城市帕德博恩有一所尼克斯多夫博物馆，曾举办过一场愚蠢至极的展览——大脑与计算机[1]。他们并没有来咨询我，否则我一定会阻止这次展览。在《文献宇宙》里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必须学习好记忆法。古代的修辞学常常利用空间关系来锻炼记忆力。然而，记忆本身并不具有类似空间存储器的能力。我们并不是将记忆储存在某一区域，并在需要的时候唤醒它，相反，记忆主要是通过“创造性的遗忘”起作用。我们经历过的大多数事件往往消失在记忆中，我在书中也有提到，它们并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反映在一种结构中，反映在言语和语言的关系中。我们不可能记住我们参与的所有话语事件，如果都能记住，那就太可怕了。尽管如此，我们参与的每一个话语事件都取决于我们的语言能力或我们脑海里与整个概念相关的语义环境。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能力以一种十分凝练的方式表现我们参与的所有话语事件。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时，往往是通过灌输话语语境来学习，将广阔的话语浓缩为一种紧密的结构体——这里可以用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压缩”来解释。但这与计算机的设想背道而驰，计算机存储数据要比记忆完美得多。对此我认为，如果计算机能够遗忘，那就完美了，如果它能遗忘，那它是结构性的。现在有一些非常有趣的
341 应用程序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那时我们可以说：这个计算机可做不了。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反复思考计算机、其他媒介和人类能力的关系，如同思考文化技术这个概念一样。当然，这使得情况非常复杂，这一点非常清楚。你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概念。人们不会只着眼于媒介，

1 „COMPUTER.GEHIRN“ , Ausstellung im Heinz Nixdorf MuseumsForum, Paderborn, 25.10.2001–28.04.2002

等待它们的回答。

SZ：我想聊一聊您读大学的地方。达姆施塔特是个奇特的城市。柏林人大都自负，他们认为媒介宣传和媒介艺术都源自柏林。事实上，德国其他城市对媒介的研究要更深入，尤其是南德，例如斯图加特大学马克斯本斯实验室等地。达姆施塔特确实是一个炒作圣地，这里有著名的先锋派音乐课程[1]，约翰·凯奇、白南准、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都参加过，且至今仍在国际范围内大规模开展。达姆施塔特是一座前卫的城市，在视频领域也是如此。在您读大学期间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叫作“Telewissen”[2]，他们通过拍摄视频进行一些政治活动。这是否已经体现了媒介思维，还是说这种政治艺术化、游击队似的非正规组织，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HW：啊哈，游击队，更确切地说是小打小闹。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这就像是在学校校园里不上课只参加聚会一样。这二者还是要严格区分的。我可以跟您就政治亚文化的话题聊上些许，但我对这些美学活动几乎一无所知。人们可以在音乐学院里学到些东西，但也只是皮毛。但是，我则不是这块料。我在法兰克福担任过一名戏剧教授的助理，他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艺术细胞的人。这确实令我有点气馁，但也许他是对的。

SZ：您刚刚提及了您的第一份工作，它的名字值得记录下来并念给大家听：达姆施塔特城市计算中心城市化决策和进程系统顾问。这在德国媒介研究和媒介理论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温克勒先生是少数，不是幻想而是真正去实践计算机网络化这件事的人，至少在我们这一代是。您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若再次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并结

1　即达姆施塔特国际音乐学院举办的“国际现代音乐暑期班”，自1946年以来不断。

2　1969年，赫伯特·舒马赫（Herbert Schumacher）于达姆施塔特市建立“Telewissen”小组，并与罗尔夫·施尼德斯（Rolf Schnieders）、赖纳·维特（Rainer Witt）、尼克·舒马赫尔（Nik Schuhmacher）等人共同经营。1972年于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上演示“公共空间的闭路视频技术”（更多信息和作品实例见www.medienkunstnetz.de/kuenstler/telewissen）。

合不同的思维方式、实践工作、理论工作和概念推敲，您会得出怎样的结论？我想为我们学校的一位忙碌的老师牵个线，他叫威廉·弗卢塞尔，他提出了一个与计算思维有关的极具想象力的概念，并对它的可能性寄
342 予了极大的希望。关于编程指用计算机做一些实际操作，不只是观察，而是用它来工作。您觉得是这样吗？这种编程与您有关概念、系统和结构的论文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HW：我也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履历并不十分可信。我并不痴迷于数学，而且我来自一个注重言语交流的家庭，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然而，计算机对我来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人们可以用它“无”中生有，建造出摩天大楼或是建筑的框架。打个比方，传统的乐高用有限的积木搭建，有四片、八片或两片积木以及倾斜的屋顶瓦片，仅此而已，但用这寥寥几根积木却可以建造天堂。计算机就是这样的东西。一开始编写的程序很小，只能执行比较简单的指令，一旦运行，就可以不停修改，直到停止运行。然后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优化和扩容，使之越来越大。还没有计算机能够回答程序是如何构建的，这也很难想象。用计算机来模拟现实世界的问题，这很新颖，让我非常着迷。我大学的毕业设计编写了一个叫作“从零开始（*from scratch*）”的程序。它没有任何的预设，最开始是一个空白屏幕，最终能够打印出一幅新伊森堡的专题地图。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软件程序，但它实际上不足一个千兆字节大小，只有400条语句。也就是说，这个程序非常小巧。那台计算机的主内存只有16 KB，因此这种小巧性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极富挑战的事。我也是直到后来才发现。

SZ：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的，计算机是一台思考机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于这样一个机器，我们一边思考如何使用它，一边用它来思考？

HW：作为一个机器，它会强迫使用者理解它的秩序，同时也展现出

难以预料的结构。我们不会猜测到这些事物的秩序，也没有以这种方式见过。“用手思考”，如果我正确理解弗卢塞尔先生的意思，新的想象力就是用手思考。有些事情不仅要用脑子去想，还要实际地去解决。以前的数据处理比今天的更具体也更感性，可能也是因为设备更加实体化和庞大。现在的计算机追求小巧轻便，我的笔记本只有1.2千克，而以前为了移动穿孔卡片机甚至需要一辆叉车。我事先发给过您一篇文章[1]，里面提到我与计算机第一次接触时，对它的漆面赞不绝口。那是一种军用涂层技术，用这样的铝制盖甚至可以把大象砸死。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美学，不是吗？当然，机器的逻辑是无形的。然而，还是有用到手的地方，对海纳·穆勒来说，是敲击键盘的啪嗒声。这种节奏感很吸引人，也很有美感。

SZ：您在文章中也提及了使用机器时的奇特声音体验。我会关注这一点，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学者，我需要与媒介及研究媒介的人交谈或辩论。这种特殊的声音是否与机器逻辑的差异性有关，一种不连续性？或是有其他的说法吗？

HW：当然。穿孔卡片机打孔的敲击声要比海纳·穆勒所说生硬得多。这与雪茄烟无关——那里不允许吸烟，就像今天营造无菌条件一样。如果在打孔机上按错了一个按键，那么穿孔卡片就无法使用，必须重新做。而一张穿孔卡片上有80列孔！ 这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即数字逻辑。我们至今仍未厘清它的本质，关于它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这种严格区分的逻辑可以用“和（und）”或者“或（oder）”来明确，而不是用0和1。假使我点击某个链接，互联网就会给我弹出新的页面。我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相互交织的“或”链接中做出选择，这就是原理。

SZ：好的，电脑作为媒介这一点之后我们还会详细探讨，现在让

---

1 Hartmut Winkler, Strange Attraction 1975,in：*Begegnungen. Facetten eines Jahrhunderts* hg. von Doris Rosenstein, Anja Kreutz（Siegen, 1997), S. 234. 另见本卷第361—362页。

我们先换个话题，聊聊您的工作经历，我发现它与您对计算机理论的研究不无关系。您在媒介研究生涯之初的出版物更多地关注传统媒介和媒介系统、电视和电影。与此有关的第一部专著叫作《换台》（*Switsching-Zapping*）[1]，是对一个奇特的颠覆性设备——遥控器的研究。遥控器使得观众和用户有机会破坏时间结构，也就是跳过广告，重新选择自己想看的台。是什么最初驱使您从计算机实践转向媒介系统？这仅仅是当时媒介研究话语的结果吗？或者从当下看您是怎么理解的？

HW：首先必须承认，当时计算机并没有被视为媒介。事实上，计算机直到很晚才被视作媒介，这是该课题的重大失败之一。一开始我们只用它来联网，后来人们想到，这也是某种通信手段，也属于媒介。它是一种工具，是大脑的等价物，是各种隐喻，但不是一个媒介。然而，计算机自始至终都属于媒介，因为它是一个操纵符号的机器。但无论是信息学还是媒介研究领域都忽略了这一点。有一些先驱者很早地认识到了，比如弗卢塞尔和基特勒。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2]中也有极少段落
344 提及了计算机。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课题完全失败了。但当时的媒介大致是指视听媒介。

我在学习德语时辅修了戏剧、电影和电视研究。我几乎没怎么涉猎戏剧，因为电影和电视研究更有趣。德语课程里我学习了当代哲学，媒介在其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我的导师是伯克哈特·林德勒（Burkhardt Lindner），他是一位日耳曼学者，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但也研究电影和电视。

SZ：他也是一名广播专家。

---

1 Hartmut Winkler, *Switching – Zapping. Ein Text zum Thema und ein parallellaufendes Unterhaltungsprogramm* (Darmstadt 1991).

2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1964). 该书在第14章“金钱：穷人的信用卡”中对计算机的媒介性问题进行了阐述：存储和传递信息的手段变得更加不可视和机械化，也越来越完整和有机。

HW：是的。我也跟海德·施吕普曼（Heide Schlüpmann）学习过，她当时是法兰克福大学的一名讲师，在电影方面卓有建树。当时的媒介指的就是视听媒介。

《换台》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虽然前人的研究不多，但我仍对它很感兴趣。当时我正在戒网，没有电视，更不用说遥控器了。但许多人与我聊天时都提及了遥控器，我也由此注意到了某种结构上的特征。它包含了“和”或“或”的选择，正如您所说，流动（flow）是线性的，而每按下遥控器上的“否”都会进入下一个流程，这就是“或”逻辑。垂直的则是“和”逻辑。这样理解数据处理是不对的，但我们只是大致表述一下它的意思。从某一个流动跳到下一个，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设想令人兴奋，我想写下来。书中列举了一系列可能产生的影响，看起来有点离奇：我绞尽脑汁设想了一个观众，从方法上看这值得考究，因为我只考虑观众可能会做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书中给出的一个答案是，观众似乎并不像电视制作人假定的那样对意义结构感兴趣。如果我想知道凶手是谁，我就不会换台。如果我换了台，显然就不会知道凶手是谁，它也不再像刚开始一样吸引我。后来我将这个论点继续扩展：视听会受到磨损，且随着时间流逝一直处于磨损中。换台是这种视听逻辑受到磨损的一个显著危机现象。

SZ：您的博士论文题为《电影空间与观众》（*Der filmische Raum und der Zuschauer*）[1]，里面非常深入地论述了装置理论。它是对《换台》的延伸，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在这篇论文里您着重指出将处于装置中的人，也就是用户作为主要参考点，这也是装置理论的核心。这两篇论文的核心思想是，技术不是语义上中立的东西，而是不断改变人们活动方式的媒介。从这点来看，这两本书一脉相承。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做法还

1 Hartmut Winkler, *Der filmische Raum und der Zuschauer. „Apparatus“ – Semantik –„Ideology“*(Heidelberg, 1992).

是偶然事件?

345 **HW：**这是自然发展的，可没法计划。这本书最初也遇到了瓶颈。起初我想研究中心视角在电影话语中的作用，后来我发现，早在10年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已经就此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好不容易想到的主题却已经有人研究过了，这自然糟透了，是对自信心的巨大打击！于是我换了个方向，重新研究这场辩论，并试图补充装置辩论中尚未涉及的方面。将装置辩论引入电影话语是一项巨大突破。电影研究涉及许多方面，但主要是以内容为导向的，以媒介的存在为前提分析电影的内容。不仅是电影研究，所有专业的情况都是如此。好比我读完了日耳曼学，却从未听说过任何关于“书”这一媒介的研究，因为这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如今，如果没写过一篇关于互联网的文章，也就不能被称为日耳曼学者。如今，媒介问题已经确立，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甚至在电影研究中也没有。施吕普曼对电影的研究并不以内容为导向，要更加聪明一些，但也不是以技术或装置为导向的。法国学者提出的理论是一项重大突破，因为该理论将技术层面与符号层面（观众、内容以及艺术史）联系在一起，并基于此与媒介层面串联起来。我们今天仍然习惯于将二者分开，要么是符号学家，要么是技术家。突然间，这些层面开始互相渗透，我认为，这为媒介研究铺好了道路。也许会有人问：这些层面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区分不同层面是必要的，但有趣的是其中的联系。当时的这种推力影响至今，但尚未正确反映到媒介研究中。这一点值得反思，因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理论的灯塔就已经出现了。

SZ：相关理论的著作被译成德语的时间也相对较晚，且我对这些翻译并不满意，例如鲍德里的第一篇关于装置启发学的论文[1]，我甚至自己

1 Jean-Louis Baudry, Cinéma: effets idéologiques produits par l’appareil de base. *Cinéthique* 7/8 (1970), S. 1–8. 德语译本（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格洛丽亚·卡斯坦斯译）见：Baudry, Ideologische Effekte – erzeugt vom Basisapparat. *Eikon.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otographie und Medienkunst 5* (1993), S. 34–43.

又翻译了一遍。当时对媒介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德语语境下的，英语文本尤其是法语文本很少有人阅读。您刚才描述的装置技术也许可以理解为对麦克卢汉理论的补充，因为装置启发学的核心是强调技术不是孤立存在于语义之外的。也就是说，银幕上呈现的电影内容要与完整的技术环境联系起来，这一环境当时被称为决定性的安排，这也意味着要在技术与语义的相互作用中辩证地思考二者。麦克卢汉理论在这方面略逊一筹，技术也不再被认为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HW：是的，我认为这两个理论确有相似之处。麦克卢汉最大的功 346
绩是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媒介概念，至少他是这样想的。这是针对内容的探讨。当然他最大的问题是思考得太浅了。每当有困难的问题出现时，他总是避重就轻，干脆回答另一个问题。这是一种程序化的做法。在采访中，他不会回答刚刚被问到的问题，而是说现在他更愿意谈一谈他目前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这种发散式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好用，但在细节分析上就有问题了。装置理论者则要谨慎得多，他们往往深思熟虑绞尽脑汁，在《电影手册》杂志上认真回答问题，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辩论，争论得面红耳赤，从而一步一步地推动思想向前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们会走得更远。他们走的是中心视角的道路，这在艺术史上曾是一种组织内容的方式，随后发展成一个不容违背的代码。照相、摄影等技术普遍使用中心视角，除了中心透视照片外，我再也无法拍摄任何其他照片。中心视角提供了一种非常罕见的景象：某些东西从内容变成代码，再变成技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当我能观察到这样的结构迁移时，这三个层面——内容、代码、技术就再也分不开了。

SZ：有趣的是，某些东西在这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好比您作为一名程序编码人员，也同时进行着一些社会活动。一部分装置理论家，例如让–路易·科莫利，他同时也是电影制片人，非常熟悉电影制作相关

的技术。他在装置理论的基础上详尽阐释了技术的非中立性，即统治者的束缚以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在文章中进行了精彩的描述[1]。在其他工作中也需要了解技术理论相关的知识，这是否使得您对这一主题更加感兴趣?

HW：如今我非常重视它，但在那时它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这种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以另一种方式取得了成功。我之前对奥地利电子艺术节抱有很大的期望，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我参观了一些展览，那里的设备——大型设备——将作为游客的我的肖像投射到了油画中。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镜面排列吗？如果这就是媒介与艺术的结合，那么最好不要。我相信也有相当成功的结合，也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有关审美实践和理论知识的结合，我们确实正走在弯路上。

SZ：柳德米拉·沃罗帕伊会很高兴得到了您的评价。她刚刚完成了
347 博士论文，其主题是媒介艺术的另类建立方式[2]，思考了制度是如何参与建立“媒介艺术”这一概念的。在我看来，主权用户实际上是贯穿您作品的一条主线。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献宇宙》上来，这本书源自您为取得大学授课资格所写的论文。我们观众里的电脑狂人肯定知道，这个标题的灵感来自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我曾斗胆称他为仙那度计划的创始人[3]。“Xanadu”这个词对他来说意味着共和国、乌托邦。用夸张的语言来说，泰德·尼尔森用它描述了一个非常合理但又复杂的语义、句法和美学结构的网络天堂。在1997年您的书出版时，它还被称为超文本。泰德·尼尔森的这种技术乌托邦思想对您的媒介观有什么影响？您是否也使用超

1 让-路易·科莫利在《电影手册》中有关装置辩论的文章汇编，具体见：Jean-Louis Comolli, *Cinéma contre Spectacle: suivi de „Technique et idéologie“ 1971–1972* (Lagrasse, 2009).

2 Lioudmila Voropai, *Medienkunst als Nebenprodukt: Studien zur institutionellen Genealogie neuer künstlerischer Medien, Formen und Praktiken*.

3 参见：Theodor H. Nelson, *Computer Lib: You can and must understand computers now/Dream Machines* (Michigan 1984 [1974]). 关于“仙那度计划”请参见www.xanadu.com.

文本这种称呼，因为它能与每个对象的某种理论思想产生共鸣？

HW：一方面，我强调计算机是一种文本媒介，并且属于传统媒介，而不是影像媒介；另一方面，“docuverse”一词也具有作为“统一的幻想”的乌托邦特征，因为“universe of documents”意味着一种自成一体的文献宇宙。与此相反，图书馆是分裂的岛屿：如果你在柏林寻找一本书，你首先要在路上奔波——一本在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图书馆，另一本在自由大学的中央图书馆，而第三本在另一所大学。“文献宇宙”最初是一个关于统一的幻想，拆解或是展示这个宇宙的内容是另一项大工程，因为这种统一的幻想具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该幻想可以大胆地追溯到五旬节的圣灵之火。这并不荒谬，麦克卢汉还将他的地球村的概念追溯到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汉名德日进）身上。德日进是一名耶稣会士，也是传统天主教的反对者，他最著名的书直到他去世以后，即1955年才出版，里面讲述了关于宗教统一的幻想[1]。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并且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密集。这种通过交通、生产、技术联系起来的网络化的客观世界，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领域，他称之为“Noosphäre”，取自希腊语“nous”，即智性[2]，这使得全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网络。整个人类历史正在驶向欧米茄点，即人类命运的最后一天，当然这是积极意义的审判日，是我们全人类达到全知全能的一天。德日进的宗教乌托邦思想也是许多网络乌托邦的根基。到了20世纪90年代就没有人读这些东西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不再需要读，因为这种关于网络的想法非常怪异。 348
我不是说他们抱有这种期望是非常怪异的，但是人们相信通过技术结构

1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hénomène humain* (Paris, 1955), 德译本：*Der Mensch im Kosmos* (München, 1959).

2 译者注：nous（英译intuitive reason，汉译“努斯”“神学智慧”“直观智慧”），指的是一种超越理性、感性、感性思维和语言能力的智慧形式。它直接连接个体的内在经验和宇宙的普遍真理，使人能够瞬间领悟复杂的事物和深奥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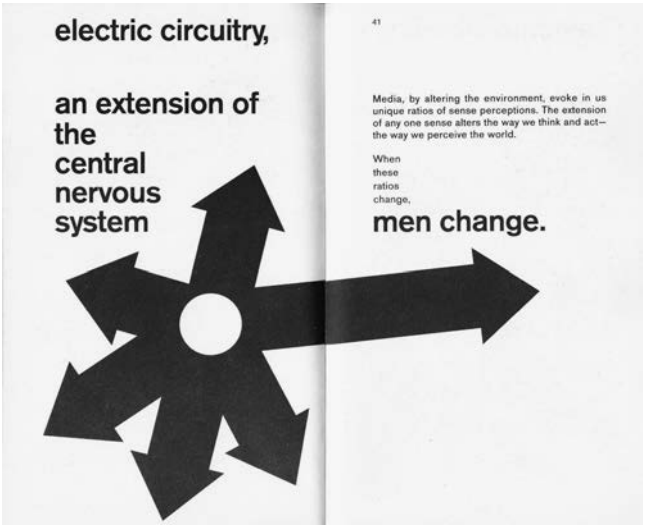
就可以实现这种政治期望、这种统一的交际幻想，实在是有些天真了。在德国也有很多作家持有这种立场，我的研究就是为了反驳他们，且大获成功。这当然存在着风险，因为他们在理论话语中拥有主导权，且对异质思维反应敏感。成名之路总是坎坷的。如果有人在伟大的纪念碑上小便，他也可以成为名人。

SZ：关于德日进我想要补充一点：我第一次去南美前只对他的书略有涉猎，但他在那里的知名度极高，这也与耶稣会历史有关。我在那里宣讲媒介理论以及威廉·弗卢塞尔时，每次都有人向我提起他。

《文献宇宙》的中心思想是，语言在全新的计算机宇宙中被外化，这也具有隐喻的特征。计算机宇宙成为语言外化的理想场所。学习过媒介理论的人会立刻想到麦克卢汉，因为麦克卢汉也提出过非常超前的想法——在与昆廷·菲奥里（Quentin Fiore）合著的《媒介即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一书的扉页上提出的——“电路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1]。也就是说，在技术层面（这里指电子技术）的研发成果是身体的外化。相应地也要思考这种外化问题。但是您在文章中反驳了您奉行麦克卢汉主义。您提及“语言的外化”时给“外化”加了引号，并声称这是另一种东西。您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HW：《文献宇宙》一书试图重构这些愿景（Wunschkonstellation），而不是现实。在本话语中出现的这些愿景也是本书的基本概念。我将统
349 一的幻想、世俗化的五旬节奇迹以及有关外化的幻想视为愿景。毕竟，我不是被迫加入这些愿景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这些术语，就好像我们真的相信一样。因此我给它加了引号。当然，外化论的问题在于其以人为核心，它有两个主要根源。其中一个是传统的技术理论：

1 Marshall McLuhan,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London 1967)，已绝版。（译者注：麦克卢汉有意将“message”改成了“massage”，以一种戏谑的文风表达了媒介传递的“讯息”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与按摩。）



麦克卢汉与昆廷·菲奥里合著的《媒介即按摩》扉页

来源：Marshall McLuhan u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An Inventory of Effects (New York, London und Toronto 1967), o. P. Bantam Books/Penguin Books.

将锤子当作手臂的延伸，就像石斧从人体中长出来一样，并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整个技术。

SZ： 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Technik*）中将它描述为器官投影。[1]

HW： 但卡普并不是完全赞同这一说法。麦克卢汉则天真得多，他认为技术完全是以人为中心的。然而，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从人本身推导出来，例如，车轮与人体没有任何关系。而当我站在一个长500米，高80米，且没有烟囱的钢铁厂前，也有点难以开口说这是我小小躯体的外化。这是对人与技术的关系的一种自恋性误读。麦克卢汉也不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这一概念的发明者，他是从对电报讨论中提取的。

1 Ernst Kapp, *Gr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Kultur aus neuen Gesichtspunkten* (Braunschweig, 1877)，见第2章“器官投影”，第29页。

例如，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说过“电路是社会的神经链”[1]。因此，这两种话语相互呼应。

SZ：反之亦然，在医学话语中也是如此：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也以神经链做过比较[2]。

HW：正是如此。我不是单纯地引用“外化”这个概念，而是要批判性重构。我也不是说语言已经成功外化了，而是说这愿景是本话语的一部分。语言不是言语，而是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这一系统有些怪异，一方面它以相似的方式根植于每个人的脑海中，但另一方面相似不等于相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彼此，而会产生误解。不同社会个体语言系统的差异性，往往会造成一种具有威胁性的社会情况，也成为发明媒介的动力，目的是消除或跨越这种威胁。影像媒介就是这么来的。但最重要的是，从当时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计算机宇宙。计算机宇宙可以外化，正因为它可以从外部看到，而且它是统一的，不会像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一样各有差异，因此它可以承载乌托邦的幻想。我曾经想展示这些乌托邦的隐性宗教内容，但是外化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

350 **SZ：**如果不从人本身出发来思考外化的概念，它的含义还是非常丰富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如果把它从个人或群体中剥离出来，并真正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场所，在该场所里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存放、存储以及临时检索的活动。

HW：但这只有在与其他媒介比较时才有意义。《文献宇宙》强硬而又明确地主张，我们必须始终从内外关系出发，必须努力弄清媒介是如何从外部与内部信息取得联系或交换的。每一种媒介的方式都不一

---

1 Karl Knies, *Der Telegraph als Verkehrsmittel. Mit Erörterungen über den Nachrichtenverkehr überhaupt* (Tübingen, 1857).

2 参见：Rudolf Virchow, *Die Cellularpathologie in ihrer Begründung auf physiologische und pathologische Gewebelehre* (Berlin, 1858).

样，不存在某种“特权”媒介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每个媒介都有它特有的内外联系方式。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中有一幅插图。图中两个脑袋面对面站着并相互交流[1]，一个箭头从左边脑袋的嘴巴指向右边脑袋的耳朵，接着一个小箭头从右边脑袋的耳朵指向嘴巴，然后又有一支箭头穿过外部空间指向左边脑袋的耳朵。这就是问题所在，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Die Stimme und das Phänomen*）[2]一书中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概述：交流总是要穿过外部空间到达另一个人的耳朵。外界的媒介事件与脑海的内部接受之间存在过渡点。我们不是研究让机器可读的数据，即由机器传输给机器，我们处理的是这种人际关系问题。

SZ：当然，但从媒介历史的角度来说，《文献宇宙》的出发点是因为个人的头脑负载过重。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可以说，每个人的脑袋是不同信息重新汇集的重要场所。事实证明，这些任务使大脑很快就达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3]大脑以及个体，它们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硬盘容量是有限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文献宇宙”

“言语循环”

来源：“Le circuit de la parole” aus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 ique générale, zusammengestellt und hg. von Charles Bally und Albert Sechehaye (Paris 1916), Kapitel 1: „Place de la langue dans les faits de langage“, S. 36. Editions Payot.

---

1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zusammengestellt und hg. von Charles Bally und Albert Sechehaye (Paris 1916)；见第1章“语言在言语活动事实中的地位”中插图“言语循环”，第36页。

2 Jacques Derrida, *Die Stimme und das Phänomen. Ein Essay über das Problem des Zeichens in der Philosophie Husserls* (Frankfurt am Main 1979); 原作：*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aris, 1967).

3 Hartmut Winkler, *Docuverse*, 57.

这一想法意味着个人脑容量和个人存档能力的极大扩展，由此出现了一
351 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异质性现象。那么从技术系统来看（我们同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外化思想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HW：很抱歉，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对所有媒介提出一个问题：它们该如何组织一致性和差异性？劳动分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社会有各种层面的劳动分工。我是一名媒介学者，所以我不必了解牙科相关的知识，相对应地，我必须信任牙医。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知识储备。但是，不同话语之间的交际是如何组织的呢？也就是说，每个个体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否则人们怎么在聚会上和牙医交谈呢？因此，一定预先存在着某种知识储备，以相似的方式植根于牙医和媒介学者的大脑中。每一种媒介都应组织好差异性和一致性，其话语必须确保其连贯性。

“互联网”也必须如此。它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而“互联网”一词只有单数形式而没有复数形式，这点常常令我发笑。互联网也必须考虑如何调节差异性和连贯性，这不是自动发生的，也不是技术上可以解决的。脸书（Faceboo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原则上民主的互联网世界中出现了一个由私人组织并经营着的岛屿，它以某种方式吸着人们。人们在它私人的领地里闲逛，却以为自己在公共领域。这表明，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秩序和话语形态的混合物。“Facebook”一词本身也是单数。如果其他三个竞争供应商变得更强大，会发生什么？或者说，脸书之后的时代又是什么样子？相比我们去思考怎样把之前在脑海里分布的潜伏性东西外化，我想这是一个更正确的问题。我对这个结构性时刻更感兴趣，即一致性和差异性是如何在社会上、媒介技术上以及语义上组织起来的。

SZ：我有异议，个体大脑能力的限制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您也应该注意到了。在前互联网时代就已经如此。当我面对种类繁多的图像和

文本生成机器时，必须有一个机制能以某种方式整合和综合它们。综合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因为它也非常接近弗卢塞尔在求助康德时所主张的想象力这一概念。我有这么一种想法：如果大脑因到达了理解能力的极限而“爆炸”，那么在大脑进行的活动需要向外转移；当大脑允许完全不受控的符号、语言和图像的对象关系进入并与之产生联系，就会出现一种相对自主的、不受个体影响的交流系统。这样一来，它就与主体间性没有什么关系了，反而是物体在互相交流。已经有非常完善的方案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使之有效，或者甚至否定了它。

这里可以过渡到一个有关科学传记和科学历史的问题。您提到了索绪尔，提到了语言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当然是在您分析计算机宇宙的背景下。如果研究一下媒介理论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不仅像装置启发学这样有趣的概念已经被遗忘，早期结构主义也被遗忘了。结构主义对电影和电影分析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它们仍是以内容为导向的。阅读您的文章时，我想起了当时布勒[1]的理论只是基础课程的一部分。拉斯韦尔和他著名的5W模式[2]、香农·韦弗模式[3]等也是如此。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个受结构主义强烈影响的时期被遗忘了？毕竟，这是基特勒等人的媒介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基特勒的《留声机　电影打字机》（*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4]有力地贯彻了结构主义思想。为什么现在几乎没有这种联系了呢？

HW：为结构主义进行重建对我来说也很难。人们不得不问：这场变革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后结构主义成为了结构主义的坟墓？

1　参见：Karl Bühler, *Sprachtheorie: die Darstellungsfunktion der Sprache* (Jena 1934).

2　参见：Harold 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A Series of Addresses*, hg. von Bryson, Lymann (New York 1948), S. 37–51.5W模式指的是拉斯韦尔最著名的表述“谁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

3　参见：Warren Weaver, Claude E. Shanno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 1949).

4　Friedrich Kittler, *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 (Berlin, 1986).

我可以借符号学更准确地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符号学也是被寄予了极大期望的。基于语言学的发现，人们试图构建一种能平等描述所有媒介的符号学说。时至今日，我仍不质疑它的必要性。在我看来，媒介是符号的机器，象征性是我的媒介理念的核心。但符号学辜负了这种期望，它还没能够给出一个平等的符号概念。

克里斯蒂安·麦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算麦茨不算符号学的代表人物，他也是符号学的追随者。他放弃了抗争并表示“然而语言(langue)终究不是语言(langage)”，即电影是一种没有语言系统来规范的语言。当符号学只表示语言而不再包括语言系统时，它就结束了。麦茨不得不转向下一个话语，他开始研究电影的精神分析理论[1]。符号学根本没有达到预期。它还像以前一样传授，但没有人再相信它了。你不可能用符号学在会议上取得成功。

SZ：汉斯·贝尔廷三周前在这里点出了符号学的问题：符号学的问题，例如皮尔斯符号学，主要在于它声称的是一个普遍的主张。

HW：就是这样！

SZ：也许符号学从未设法摆脱这种普遍的主张，并转变为某种明确
353 的方法研究。非常有趣的是，尽管克里斯蒂安·麦茨后来强烈地转向了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70年代很流行，代表人物是拉康），但他对与电影符号学分析相关的诠释学（Hermeneutik）也做了不少研究，这奠定了他受精神分析影响的电影理论的基础。我喜欢说“第一代麦茨”和“第二代麦茨”，当然两代麦茨的思想是有共通性的。

HW：确实如此。我发现，他精神分析学的主要著作《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中的第四章很少有人阅读，这一章是关于隐喻

1 麦茨从语言学电影符号学向精神分析理论的转向，参见：Christian Metz, Le Signifiant imaginaire. *Communications 23* (1975), S. 3–55, 108–135，以及由它发展出来的专著《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Le Signifiant Imaginaire – Psychanalyse et Cinéma* (Paris, 1977).

理论的。这是符号学的核心，且是该领域有史以来最好的内容，因为它用隐喻的案例说明了话语如何变成结构。这绝对是一本伟大的书，但没有人仔细钻研它，这太不可思议了。

SZ：但它也不容易读懂。而且德译本最近才出版，这实在是太晚了。我还想简单谈谈您最近的一本书[1]，它又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您敢于界定关于媒介的基础知识，以便我们可以开放地定义媒介。这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您实际上想告诉我们所有在这个领域活动的人，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构成了我们思维的核心。在阅读过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媒介研究的第三个领域，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想象力”，它根植于美学的各种关系系统中，即媒介话语的模糊性和难以捉摸性，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但您却提出它在基础知识中几乎不起作用。当然，您现在可以说，这不是我的事。但我的问题更具有系统性：作为一个可以获取基础知识的基本维度，为什么您认为它几乎不起作用呢？

因为我们在与所谓的用户、观众、从事视频和计算机工作的人打交道时总是遇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进入了他们的内心，进入了他们的情感世界？还是说我们只是试图让这些概念尽可能流畅和易于理解？

HW：基础知识书籍的编写不仅是一场冒险，也是一种胆量。它实际上是对媒介学的导入，仅此而已。媒介学导论通常有两个特征。第一，大约有20本，除了写它的人，没有人会研究它。第二，它们都有一个问题，即导入一个现成的世界。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导论是希克西尔写的那本，里面的知识量非常庞大[2]。如果有人把这卷书看完了，那么肯定能学到很多。但将这60页读完之后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媒介学的世界已经结束。而我想呈现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充满乐趣让人沉迷的世界。因此我在书中并没有将每一页都写满：在顶部是一个小论

1 Hartmut Winkler, *Basiswissen Medien* (Frankfurt am Main, 2008).

2 Knut Hickethier, *Einführung in die Medien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und Weimar, 2003).

题，接着有三句话，剩下全是空白。我与费舍尔出版社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谈判，直到他们同意这样印刷，但前提是我要与他们继续合作。对
354 我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的导入形式。将“基础知识”作为标题也许并不高明。大学里的初学者们总是有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媒介？我总是回答说：你不能这么问——它像是一个甜甜圈的结构，我们围绕着空旷的中心地带旋转。但是他们非常不满意这个回答，甚至还会恼火。所以这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它通过280个单独步骤逐步解释一些结构。

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对想象力的特定态度，这里需要用到图示理论。图示理论一般在图像话语中用于概括。刻板印象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它始终是图像话语中的组成部分，一种准符号维度。然而，其中被忽视的是无政府主义的要素，图像所承载的多余性，以及主观的多余性。您提到了这种感觉。这一点在书中确实被忽略了，我也承认。我关心的是加强图示概念的设计，使它可以接替符号这一概念曾经的任务——换句话说，媒介的定义要以基于图示的符号概念为中心。

SZ：您对“媒介”定义的第7点提到，我们越是将媒介视为理所当然，媒介就越容易消失[1]。这也是界面设计中的一大问题。然而，在这一点上，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他们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不断尝试，让媒介保持其表面浅层的意义，并成为他们写作和形象塑造的主题。

HW：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在我的导入课程中，我经常展示一部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地狱机械舞》（*Hellzapoppin*’）[2]，用来反映媒介的存在。其中一个场景是，有人从跳水板上跳入游泳池，并被拍摄下来。照片定格在他悬在半空中的画面——电影暴露了自己是一台机器。接着

1 Hartmut Winkler, *Basiswissen Medien*, 11.

2 Hellzapoppin’, 拍摄者：Henry C. Potter, Edward F. Cline (USA, 1941).

电影的分帧线向上滑动，上下的人隔着它交流。这里就很清楚了，媒介不是隐形的，但有这种倾向。行为者网络理论里的“黑箱”指的是共同构筑媒介的概念。当我们称使用触摸屏的人为数字原住民时，这也是它的全部意义所在。

SZ：最后，也许您可以告诉我们您目前在研究什么。温克勒先生正处在科研学期，恰是思维活跃的时候。但我们先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将提问的机会交给观众。

嘉宾：计算机是魔力的代名词，代表着释义、归因和期望的爆炸式增长。“愿景”这一概念在《文献宇宙》中非常普遍，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关于这点您可以补充几句吗？

HW：首先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现实，而是一种期望。主观层面上，媒介总是产生过多的期望，但它们自己却无法实现。媒介总是会经历一个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们不被评价，只是被寄予巨大的期望。这也完全适用于整个传播概念。传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术语，尽管传播并不总是一种好的体验。五旬节奇迹仍在发挥作用——“圣餐（Kommunion）”和“沟通（Kommunikation）”关系密切。探寻这些期望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考虑这种过度体现在哪，另一方面反问当时以硬件为中心的人，媒介所反映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媒介？基特勒说，媒介会出现是因为有工程师发明了它们。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说法，在技术史上也是非常传统的说法。我相信，媒介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有需求（need）。我羞于使用“需要（Bedürfnis）”这个词，因为它不是心理学上的。需求是一种压力，一种迫使它出现的结构应力。如果您在15年前告诉我，10年内智能手机的数量将超过固定电话的数量，我一定会嘲笑您。但是情况如此，如果11岁的孩子都在为拥有一部手机而工作，那么人们不禁会问：需求是什么？迫使人们拥有手机的结构应力是什么？

SZ：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理念在这里起了多大作用？他们在当时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因为《千高原》（*Tausend Plateaus. Kapitalismus und Schizophrenie*）的译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出版[1]。《反俄狄浦斯》（*Anti-Ödipus*）已经出版一段时间了[2]，但《千高原》在德国问世时，整个网络话语也刚开始兴起。这有什么影响吗？您有没有试图使用里面的概念来解答网络话语有关的问题？我立刻想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机器》（*Wunschmaschinen*）。

HW：是的，《欲望机器》。在精神分析中，期望作为一种驱动力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后结构主义中它指的是欲望。但我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我指的是对秩序的需求。

柳德米拉·沃罗帕伊：预测也是主题之一，因此我的问题是：如今我们如何评估计算机作为记忆存储器的影响？计算机已经在日常用语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语言层面上也是，例如隐喻的形成方面，也对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的开发方式产生了影响。从计算机及其使用中产生的隐喻中能发展出什么，这些隐喻是如何应用于计算机开发的？

356 **HW：**这不仅仅是计算机的问题，我们必须回顾整个媒介历史。困难在于，内在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见的。为了揭示内在的过程，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将外部过程设计成一种模型。记忆剧场就是如此，卡米罗（Camillo）发明了一种木制剧场，以使内部可见[3]。记忆术也是一种外部装置，内部可以在其中得到反映。我会从媒介历史的角度着手，并研究哪种隐喻会在哪个时间点起作用。有许多隐喻是误导性的，例如“单脑—单

1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Tausend Plateaus. Kapitalismus und Schizophrenie* (Berlin, 1992); 原作见：*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tome 2: Mille Plateaux* (Paris, 1980).

2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nti-Ödipus. Kapitalismus und Schizophrenie 1* (Frankfurt am Main, 1972); 原作见：*L'Anti-Œdipe-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Paris, 1972).

3 Giulio Camillo, *L'Idea del Theatro* (Florenz, 1550).

机”的对比。我将它视为一种误导性的联想，有必要删除这些隐喻。隐喻具有某种启发性的价值，使知识成为可能，但它们也常常掩盖了其他可替代的可能性。

柳德米拉·沃罗帕伊：隐喻确实存在缩小视野的危险，但它也能以高度简化的方式描述过程，对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产生相应的影响。

HW：我也这么认为，科学充满了隐喻。它不仅采用流行话语中的隐喻，而且自己也可以生产隐喻，作为知识的手段。

菲利普·托格尔：您在一开始提到大脑的遗忘是结构性的。您还指出，编程上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很好奇是哪些时刻，以及遗忘到哪些结构中去了。

HW：可以这样理解搜索引擎：首先，它们是查找文献的工具。但如果从结构上看，它们具有某些非常有趣的特性。它们将广阔的领域捆绑在一个非常密集、紧凑的结构中，这个结构紧凑到可以仅在一个单独的服务器场上运行。这与整个互联网截然不同。这个单独的服务器场反过来压缩所发现的文件，由蜘蛛（搜索引擎）取走。一个蜘蛛被派出去后，它的行为就像一个非常好奇的用户，把发现的一切都带回来，然后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并将其输入到一个表格中重新组织，使其可以被搜索。因此，当您用谷歌搜索时，您不是在搜索网络，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而是在搜索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本身至少具有这种压缩的结构性特征，它将广泛的话语领域带入一个密集的、结构性的形式中来。这不是记忆模拟，而是功能模拟。值得考虑的是，自从我1997年在《文献宇宙》强烈反对[1]之后，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

SZ：关于这方面您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作《搜索引擎》

1　译者注：这里指的是哈特穆特·温克勒的书《文献宇宙》，即《计算机医学理论》，1997年出版。“harsche Abwehr”在这里的意思是严厉的防御或严厉的反对。涉及之前讨论过的搜索机器人“蜘蛛”及其工作原理。

（*Suchmaschinen*），它也可以在您主页上看到。我想在这里引用里面的一段文字：“我们坐在上帝孤单的宝座上，面对无限的文本宇宙，手中握着几台闪闪发光的有缺陷的机器。我们感到很不自在。”[1]这是您16年前所说
357 的，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想就此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简单，您对此有想要补充的吗？第二，您把计算机视为一个特殊的媒介，或者说至少您肯定了计算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媒介。现在您仍然这么想吗？

HW：这不仅是想象，而且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当我们在这里相互交谈时，并不会使用到计算机，这一事实表明，计算机不是一种通用的媒介。如果它是一种通用的媒介，我们就不需要费力地把我们的身体搬过来，面对面地交流。计算机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与其他媒介共存，且必须与它们产生联系。计算机是通用媒介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至于您对《搜索引擎》的引述：在这个领域有很多要考虑的事情，我今天会对这篇文章中的某些立场持保留态度，除了最后一句话。

渡边真也：我的研究对象是白南准，他提出过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从信息中获取“能量”？在21世纪化石能源将枯竭的背景下，您认为有可能从信息熵中获取能量吗？

HW：这个问题很难，我根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就什么是信息达成一致，很显然我们还没有。信息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信息。只有弗卢塞尔，他谈到信息是被付诸形式的东西。他说：人们用铁来造锅，这就是信息[2]。那么我们在媒介学领域所界定的信息就必须与此区分开来。我们显然不是在处理具体的锅，而是在处理

1　Hartmut Winkler, Suchmaschinen. Metamedien im Internet?, in: *Virtualisierung des Sozialen. Die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zwischen Fragmentierung und Globalisierung*, hg. von Barbara Becker, Michael Paetau (Frankfurt am Main et al. 1997), S. 85–202.引用出处为第 201 页；网址：http://homepages.unipaderborn.de/winkler/suchm_d.pdf

2　参见：Vilém Flusser, *Dinge und Undinge. Phänomenologische Skizzen* (München und Wien, 1993).

一种具有显著物质特征的信息，但这种物质特征又与锅不同。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就信息这个概念达成一致，然后才能够阐释信息的相关规律。这是我对符号学的追求：我相信在符号的领域里存在一些类似于自然规律的东西。我无法解答这一点，就像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一样，但我相信有一些规律是可以展示的，例如“压缩”这个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触到这些过渡性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可以与能量和物质进行比较。

SZ：我最近重新阅读了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无尽的时间》（*Time without end*）[1]。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沟通理论，我认为可以很好地回答您的问题。戴森试图以超然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来思考沟通问题，并从宇宙、天体物理学的角度研究这些不断保持运动关系的天体，思考它们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这就是他所说的沟通。

当然，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天体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能量交换和变迁——这在物理上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得不承认，我只能读懂这本书的一部分，因为它有三分之一是数学公式。但是，这本书的基本思想非常令人振奋，它以更复杂、更深远的方式思考沟通问题，而不总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 358

柳德米拉·沃罗帕伊：麦克卢汉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一定程度上受到神学的影响。我想提一下俄罗斯自然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斯基（Wladimir Wernadski），他在其关于智力圈的作品里模糊了科学和宗教概念之间的界限[2]。在科学话语中，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被边缘化了。就话语历史而言，维尔纳斯基的智力圈概念是否在网络思维中发挥了作用？

---

1 Freeman Dyson, Time without end: Physics and biology in an open universe.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51* (1979), S. 447–460.

2 Wladimir I. Wernadski, Neskolko slow o noosfere. *Uspechi biologii 18/2* (1944), S.113–120.

HW：很抱歉我没看过他的作品。但我相信，宗教和科学思想之间存在多个过渡点，并且科学管理着大部分原本属于宗教的世俗化财产，“沟通”和“圣餐”这两个概念就能说明。如果科学能更多地探讨与宗教之间的过渡点，这对科学自身来说也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自我启蒙，但人们好像已经把这些抛之脑后。沃尔夫冈·哈根（Wolfgang Hagen）通过唯灵论探究技术媒介的前身，他说，幸运的是，我们有它在我们身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是量子物理学。

反过来看，也许我们认为的客观世界观——即比启示更明确的确定性——也许这种“科学的启示”是对其他启示的继承。我认为这个问题意义深远。

SZ：您是否认为以普遍主义为目标的理论和想要避免普遍主义的理论之间的分界线就是传统媒介理论间的分界线？以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为例，村子乍一听很小，但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普世理论。与此相对应的是弗卢塞尔，他一直拒绝普遍主义。一旦他感觉到自己正在接近普遍主义思想，他就会立即掉头，或者感到害怕。一方面，有人寻求普遍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有人寻求特殊的、独特的、多样性的逻辑。这样一分为二有意义吗？

HW：只有这两种概念相互包含时才有意义。当索伦（Tholen）将差异的概念视为第一性时[1]，这也是一种普遍主义。最有力的对立概念就变成了信条。大多数普遍主义也不会宣称自己是普遍主义，而是变相的普遍主义，因为在后结构主义之后，普遍主义就被禁止了，我们当然会要遵守它。

359 **嘉宾：**我有一个问题，目前出现了生态学概念下有关媒介思维的

1 Georg C. Tholen, Medium, Medien, in: *Grundbegriffe der Medientheorie*, hg von Alexander Roesler, Bernd Stiegler (München, 2005), S. 150–172. 有关差异的概念另见索伦的博士论文*Wunsch-Denken, oder Vom Bewusstsein des Selben zum Unbewussten des Anderen. Versuch über den Diskurs der Differenz* (Kassel, 1986).

辩论，比如埃里希·霍尔（Erich Hörl）或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对技术存在的重新定义。这些新提出的概念属于普遍主义吗？它们与德日进和类似的统一幻想中表达出来的普遍主义相同吗？

HW：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虽然我总是碰到这个话题，但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也就不能评判这些立场。然而，将媒介思维与生态学相提并论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它带有一种自然语义，在这里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只是我理论上的直觉，我现在无法论证清楚。

SZ：最后一个问题，您目前正在做些什么？有很多东西今天来不及讨论了，尤其是您在2004年出版的那本激动人心的书[1]，现在可以从您的网站上免费获得。

HW：《话语经济学》（*Diskursökonomie*）认为，人们可以把商品交换的网络投射到媒介交换的网络上，然后看看会出现什么。另一方面，这也使我与我在帕德博恩大学合作的经济学家区分开来。

我现在做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加工的书[2]。基特勒指出媒介有三种基本功能：传输、储存和加工。传输，顾名思义，我发出的声音传到您的耳朵，就是一个传输过程。储存也很好理解，媒介是一种记录系统。这两个功能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它们的无数变体形式也得到了详尽讨论。然而，基特勒还提到了媒介的第三个功能：加工。我一直说，这实际上属于计算机范畴，这个三元组来源于计算机，因为计算机总能给出与你输入的不同的内容。当电脑输出的内容与你输入的内容完全一致时，你会深感失望。因此，加工是一种转化，是对某物的改进——即“变形”。我总是指责基特勒，因为他把一个技术范畴的概念应用到媒介上，却没有检查这是否可行。我的观点与他不同：对其他媒

1 Hartmut Winkler, *Diskursökonomie. Versuch über die innere Ökonomie der Medien* (Frankfurt am Main, 2004).

2 Hartmut Winkler, *Prozessieren. Die dritte, vernachlässigte Medienfunktion* (Paderborn 2015).

介来说加工意味着什么？对计算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也不清楚。而将这个概念应用到媒介领域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媒介话语中的相似对象在不同标签下该怎么处理，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例如“翻译”和“变形”。我尝试加入这些不同的标签来丰富该术语。这就是我正研究的内容。

360 **SZ：**值得庆幸的是，您在这一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现在在我们的网站[1]可供查阅，也就是您于2010年4月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北美和欧洲德语区的媒介理论”会议上发表的演讲[2]。《加工》（“Prozessieren”）是这篇文本的标题，也就是被忽视的媒介的第三个功能。

很可惜我们的会议该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温克勒先生。

记录整理：琳娜·迈纳斯（Linnéa Meiners）、
萨拉–约翰娜·托伊雷尔（Sarah Johanna Theurer）

1 www.genealogy-of-media-thinking.net.

2 Hartmut Winkler, „Processing: The Third and Neglected Media Function“, Vortrag auf der Tagung „Media Theory in Worth American and German-speaking Europe“.

“全球视野下的当代媒介理论”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Media Theory from Mondial Perspectives Series

主编：李麟学　王 鑫　丁 凡
Chief Editors: Linxue Li, Xin Wang, Fan Ding

Zur Genealogie des MedienDenkens

媒介思维的谱系

（上）

[德] 丹尼尔・伊尔冈　弗洛里安・哈德勒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主编
Edited by Daniel Irrgang, Florian Hadler, Siegfried Zielinski

王　鑫　钱玲燕　王颖吉　校译
Translated and proofread by Xin Wang, Lingyan Qian and Yingji Wang

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 SHANGHAI

目　录

丛书总序　万物皆媒时代的媒介思维风暴　李麟学　I
中文版序　论媒介的谱系——光与影的简短艺术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VI
编者的话　XVIII

01　弗里德里希·克尼利 / FRIEDRICH KNILLI　001
“媒介会老化，而主体不会”

02　汉斯·贝尔廷 / HANS BELTING
“图像是漂泊的媒介。”　023

03　彼得·魏贝尔 / PETER WEIBEL
“媒介概念是机器的延伸，同时也是从材料到数据的进一步发展。”　053

04　瓦莉·艾丝波特 / VALIE EXPORT
“这次跳跃，我的跳跃，缝合了房间敞开的伤口——在这里录像，在那里回放。”　091

05　奥托·伊·罗斯勒 / OTTO E. RÖSSLER
“没有机器可以测量‘现在’。”　119

06　托马斯·埃尔塞瑟 / THOMAS ELSAESSER
“人们会感觉到，电影实际上是20世纪的艺术，所有其他的艺术和哲学都在电影中找到了归宿。”　153

07 **汉斯–约格·莱茵伯格** / HANS-JÖRG RHEINBERGER 183
“……将未来看作一个开放的存在，没有具体的指向，而是改变现有的状态。”

08 **鲍里斯·格罗伊斯** / BORIS GROYS 217
“人类比机器更早地成为机器。”

09 **西皮尔·克莱默尔** / SYBILLE KRÄMER 249
“它是隐藏在濒死信使之传说中的超前于时代的媒介理论。”

10 **汉斯·乌尔里希·雷克** / HANS ULRICH RECK 281
“明确的媒介思维是出于工作室和实验室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不是源自大学。”

11 **哈特穆特·温克勒** / HARTMUT WINKLER 315
“计算机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与其他媒介共存，且必须与它们产生联系。”

12 **伊丽莎白·冯·萨姆索诺** / ELISABETH VON SAMSONOW 347
“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计算机的媒介理论相比，基督论简直微不足道。”

13 **沃尔夫冈·恩斯特** / WOLFGANG ERNST 375
“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当下和档案的同时性中：档案成为当下的工作记忆。”

14 **基尔特·洛文克** / GEERT LOVINK 411
“如果乌托邦存在的话，一定存在于小型的、分布式单元格中。”

15 亨宁·施密德根 / HENNING SCHMIDGEN 435
“他们不是要控制变量，而是致力于培养体验的多样性，或者说是培养体验的不同变化形式。”

16 尼尔斯·罗勒 / NILS RÖLLER 467
“有趣的是，‘中间’作为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位于被追捧的偶像之间。‘中间’是不同于绝对性的相对存在。”

17 克劳斯·皮亚斯 / CLAUS PIAS 501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关于控制论的矛盾之处：在去人类学化的同时，赞美一种新的人文主义。”

讨论

媒介思维中的两个基本哲学主题 536
安娜·贝基尔希 / ANNA BEYKIRCH
符号学的死胡同? 540
诺埃米·西波隆 / NOEMI CIPOLLONE
拿着鞭子的基特勒 544
马里奥·戈麦斯 / MÁRIO GOMES
（被）触摸，（被）放映——论瓦莉·艾丝波特《触摸影院》中的触摸 554
克里斯汀·莫勒林/ KRISTIN MOELLERING
海洋和空气——人类在（技术）自然中定位自身的隐喻 563
莱昂·施特劳赫/ LEON STRAUCH
独一无二的物理学：奥托·伊·罗斯勒的缩影 573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 SIEGFRIED ZIELINSKI

参考文献 580
索引 627